

# 诗映现时代的一种方法

□ 陈爱中

体写作,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多元,在以诗歌的方式彰显主旋律写作上堪称国内首创,以民族大合唱的方式唱出了新时代的华美乐章。

其次,参与诗人的广博性与代表性较高。从民族属性上说,有93位各族诗人的93首诗歌得以刊发,其中涉及彝族、哈萨克族、藏族、蒙古族、白族、普米族、壮族、瑶族、苗族、仫佬族、侗族等少数民族诗人31位,显示出多民族在诗歌写作上的和谐共融,共赴一个主题,唱响一首赞歌。从职业属性上说,有任职于作协、文联的公务员,有公检法系统的诗人,有文学期刊、出版社的编辑,有大学教授、医务工作者、商人、自由职业者,等等,遍及各行各业,以各自岗位不同的工作、生活经验,汇聚到此一主题创作中来,各臻其态,坚持各自诗歌美学风格的同时,自觉地将写作的重心融汇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潮流中。从年龄属性上说,50后、60后、80后、90后等各个年龄层的诗人都有高质量的作品呈现,显示出主题写作经验上的历史传承性和写作题材上较高的共识度。从地域属性上说,专刊刊发诗作的诗人遍及大江南北,塞外江南。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内的南宁、玉林、桂林、柳州、百色、河池等14个地市,可以遍览笔架山水、水墨丹青,亦有史学勾陈、山歌流丽。区外的北京、内蒙古、甘肃、四川、河北、辽宁、黑龙江、新疆,等等,显示出较高的广博度,既可以看到大漠风雪、燕赵风云,亦可以触摸到中原风骨、江南烟雨。

第三,综合性的诗歌美学风格。此次诗歌专刊,多少有点类似于命题作文的样式。这种“主题先行”的写作,搞不好很容易陷入“征文体”语言表达上的拘谨和美学风格上的单一性这样的写作“陷阱”。但编辑们巧妙地处理了这个难题:在主题写作不变的大格局下,诗人们拥

有较为自由的创作空间,这使得此次专刊上的诗作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征文体”的弊病和主题写作方法上的单调。故而我们看到,从题材上的多样性说,有牙韩彰在《韦拔群李明瑞群像,或南湖碑园》中日常面孔的英雄叙事,黄鹏在《壮美花山》中借“花山壁画”对新时代的纵情歌唱,“悠久的历史山、美丽的壮乡/沐浴新时代温暖的阳光”,石朝雄在《左江·斜塔》中对“斯文在兹”的左江历史的追溯和赞颂,以及诗人又见那首《仰望一碗螺蛳粉》中细微而绵长的深情告白,“这殷实的碗里/蓄满着相透的味道/一个东方民族/共同的食粮”,以小见大,螺蛳粉里有了“中国饭碗,中国粮食”的愿景,亦有安海茵中《阿克苏的水,都是饱含热泪的名字》中对祖国山川的深情告白,“塔里木河,多浪河/这些都是饱含热泪的名字”“浪花与蹄印所经之处/生灵全都擎着得福的杯盏/每一处居所都有庇佑的灯光/每一盏灯光都有丰盈的遇见”。从写作技法上说,有石才夫《在手机地图上搜一个叫新桃的村庄》中对古典汉语诗歌的巧妙融合,“竹密何妨流水过/山高岂碍白云飞”,伍仟《岭垌村》中白描的情绪处理上高超的技巧,陈宁在《同心糍耙大又圆,赛过元宵月亮》中对铺排手法的熟练,节奏欢快,格调爽朗,年轻诗人李路平《登高》中节制的意象抒情,语词内敛而意义张力丰富,吉小吉、陆辉艳等人日常絮语中肃穆的生活刻度,等等。

第四,一次“在地”诗歌经验的集中展现。奥地利诗人里尔克说,“诗是经验”,道出了现代诗歌在确立诗人主体性和表达权力的个人化之后,现代诗的重要存在方式,或者说,现代诗以诗人的视角写出了客观物象经过诗人主观意象的重构后呈现出的诗意景象。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的诗歌专刊显然是一次广西诗人对“在

地”经验的一次较为集中的展示,呈现出现代诗广西的整体样貌。从谢夷珊《金鸡山的天空》中我们看到崇左的“有广阔的深蓝,/也有浅白、淡黄和血红”多彩的金鸡山,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撞击诗人的灵魂,“随口一声呐喊,随口一声长嘶/你的奔跑便是我的追逐”,从安乔子的《父母》里我们看到广西勤劳而舐犊情深的伦理亲情,“我们不约而同想到小时候/而我们的父母,还在外头忙碌/深夜他们会过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出汗,有没有踢被子”,深沉的亲情让诗人“感到了人世的辽阔和安稳”,这种亲情在羽微微的《安祥》里则呈现为妈妈从集市上买回的几束塑料花“这花团锦簇的俗气/这人间的缺口与安祥”。从盘妙彬的《神仙的感觉》里,看到云漫岭的仙气飘飘,“光着双脚,接通地气/身心愉悦,舒服/坐在高高的云漫岭,犹如坐在白云上/自在,觉悟”。从李富庭的《梦中登圣堂山》,我们看到可以“阅览山风与原始的鸟鸣”“有人死去,步入梦中的彩虹”的圣堂山,等等。广西山水甲天下,山水有了人,有了诗意,也才有了立体的生命。

## 【作者简介】

陈爱中,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研究方向为汉语新诗。发表诗学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6部。科研成果多次获得省部级奖励,出版诗集《行走的瓦片》。

# 把握“在地”经验让新时代诗歌具有八桂辨识度

## ——第五届广西花山诗会侧记

□ 本报特约记者 曾昶

五年前,首届广西花山诗会在崇左市举办,寓意广西诗人以跨越文明为起点,在花山获得不竭的灵感,写就新时代广西诗歌的宏大篇章。

五年后,9月28日,第五届广西花山诗会暨新时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研讨会在玉林市召开。

会上,林森、王夫刚、敬丹樱、吴小虫、石才夫、石朝雄、杨兰桂、朱山坡、田湘、房永明、黄鹏、冯艳冰、陈爱中、丘文桥、吉小吉、张立勇、刘春、邓学云等作家、诗人、评论家围绕“新时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先后发言并展开研讨。

### 五年一小步,广西诗歌一大步

广西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石才夫在致辞和研讨中说,花山诗会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可喜的是,今年的花山诗会,一些报刊自觉担当主动作为,积极加入到文学大合唱的阵营中。两年多来,《广西民族报》除了每月定期推出一个整版的“邕莱诗会”诗歌专版外,为了配合本次活动采用9个版面做成专题专刊,刊发了全国全区93名诗人的诗歌作品,真正称得上是“大手笔”。

通过举办花山诗会,广西诗歌创作明显上了一个新台阶,从广西扶持原创文学作品三年来的情况可见:2018年,全区82名作者的作品得到扶持,其中诗歌作者26人,占总人数的31%,诗歌所占比例23%;2019年,全区93名作者的作品得到扶持,其中诗歌作者30人,占总人数的32.3%,诗歌所占比例19%;2020年,全区133名作者的作品得到扶持,其中诗歌作者59人,占总人数的44.4%,诗歌所占比例28.5%。透过数据发现,获得自治区原创项目扶持的诗人数量不断增加,每年所获得扶持的比重也越来越大。更为欣喜的是,在全国各种大刊名刊中,广西诗人发表作品越来越频繁。

其次,广西诗歌线上线下的活动非常活跃,比如花山诗会、桂林诗会、诗意岭南、黄姚诗会、邕莱诗会、三江诗会等令人目不暇接;自行车、漆、扬子鳄、三个A诗群等线上诗歌活动频频,诗人之间互相交流抱团取暖,令人欣慰。可以说,花山诗会举办五年来,广西诗歌迈上了快车道。

广西民族大学陈爱中教授对广西花山诗会举办以来的广西诗坛,做了一个梳理:首先,运作优良的写作体制。在广西文联和作协的协调下,《南方文坛》《广西文学》《红豆》《广西民族报》等报刊较为重视对诗歌的刊发和研究,形成创作、阅读在刊发平台上的良性互动。常规性诗歌采风活动的举办,有力地推动了诗人之间的交流。诗歌与地域风景、诗歌与民族文化、诗歌与时代精神很好地融合,创作出属于新时代语境下“八桂气派”作品。其次,形成老中青代际传承良好的诗人年龄群落,说明长期以来广西文联、作协对八桂大地诗歌队伍的经营是卓有成效的。

### 诗歌写作应主动介入新时代

《草堂》诗刊编辑吴小虫说,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新时代语境下的诗歌创作》,这种语境,稍微归类,便可说出几种。比如:2020年以来的疫情,改变了我们的思维和现实生活,经济下滑等社会问题,诗人应该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是我们存在的现实语境。第二,诗人如何介入新时代?新诗百年,我们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我们也应看到当下诗歌内部的孱弱。就是与当下快速变化、强大的现实相比,我们诗歌进入了一种“室内风量的奇观”的格局里。诗人如何自我突破,这是一个如何介入新时代的难题。第三,诗人在新时代的担当与责任问题。首先还是要把握时代的脉搏,既要关注当下,也要关注历史。

中国诗歌网编辑部副主任王夫刚说,有人对诗歌有误解,但诗歌存在的价值不容置疑。分析诗歌语境,常见的有政治、经济、文化语境,而在文化语境、文学语境之下,当下“微信语境”很是盛行,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新时代有新时代的特点,所以对诗歌语境的把握很重要。诗人们在创作书写时代的过程中,既要作为当事人,又要作为观察者,跳出惯性思维,不要只谈时代,更要展现诗人的智慧。这种智慧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生命的负责,以及对其思想深度的挖掘和维护。花山诗会已经到第五届,在全国诗坛慢慢形成了品牌,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建议要在诗会上取得一定的诗学共识,要对广西诗人的创作文本进行验证、强化。

广西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石朝雄提到,“融合”是新时代诗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政治上集中统一领导,经济上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缩小,教育上均衡发展,真正实现“有教无类”的目标;文化上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纸媒与数字媒体线上线下联动融合;民族关系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出民族大融合的态势。因此,新时代诗歌是大可作为的。

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会长、广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黄鹏表示,诗人要认识新时代,了解新时代,反映新时代,书写新时代。在新时代语境下,诗歌创作首先要让诗歌回归本质,其次要提高诗歌品质,提升诗歌的美学价值。

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文学》副主编冯艳冰说,一个写作者如何去认识这个瞬息万变的思想非常重要。这种认识体现了一个人的文学思想、创作格局以及深入思考。写作者必须直面时代,将自己的切身感受融入创作中,以更多的角度、更深邃的眼光写出具有厚重感的作品。

### 当代诗人,要写出有辨识度的好诗

《天涯》杂志主编林森在发言中表示,当下诗坛有点撕裂,有人完全无视时代,排斥时代,整天沉湎于“小我”的写作中,不可自拔;有人则完全没有消化,未经思考,就将一些事件直接搬进诗中。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是独一的,比如说到初唐时就会想到陈子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说到盛唐时,就会想到李白,提到杜甫,就会想到他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到晚唐时代,则会想起李商隐的“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诗人们应当归入时代,留下历史印记,重新了解我们脚下的土地,将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结合,才能让诗歌写作体现出时代鲜明的辨识度。要做一个真正了解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的诗人,要做一个真正了解自己的诗人,先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是一个优秀的诗人;要重新思考所处地域历史、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

《星星》诗刊编辑敬丹樱以诗人康雪的《出嫁后》为例,指出什么样的诗歌才能打动人。她认为,新时代的诗歌写作突出表现在“新”上。新鲜的抒写题材、新奇的视角发掘、新颖的美学呈现。要使出浑身解数打通诗歌时代性写作与诗人个体经验写作间的壁垒,实现圆融贯通。其次,要从个体出发,匹配个人经验、个人角度,更容易写出不一样的诗歌。再次,诗人的在场性很重要。还有,个性化的诗歌语言,不可或缺。诗人只有意识到诗歌的时代性,并且把它作为写作的一种自觉方式,才能写出真正有血有肉的作品。

桂林日报新媒体中心编委、诗人刘春说,一个诗人要有独立的人格,要有自由的灵魂,学会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要有担当,有情怀,要脚踏实地的写作。